

脚本X

我会让你的书得到应有的待遇……

D A S S K R I P T

[德] 阿尔诺·施特罗贝尔 (Arno Strobel) 著
张筠青——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脚本 X

DAS SKRIPT

[德] 阿尔诺·施特罗贝尔 (Arno Strobel) 著
张筠青——译

DAS SKRIPT by Arno Strobel
Copyright ©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3) 第015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脚本X / (德) 施特罗贝尔 著; 张筠青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11
书名原文: Das Skript
ISBN 978-7-229-08875-0

I. ①脚… II. ①施…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德
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60514号

脚本X

JIAOBENX

[德] 阿尔诺·施特罗贝尔 著

张筠青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出版监制: 王舜平

策划编辑: 于 然

责任编辑: 刘美慧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王丽红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5 字数: 176千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劳拉、克里斯蒂娜和亚历山大

第一章

4月23日

尼娜端着一杯热腾腾的咖啡走到小阳台上，清晨的阳光使她眨了眨眼。四分之三的太阳已经升至对楼的屋脊。经历漫长的冬季，暖意再次漾在肌肤上让她舒服地舒了口气：真是完美的开始！四十五分钟后，克丝汀会来接她去欧洲购物廊展开购物之旅。下午她要去找迪尔克，帮他准备庆生会。三天前迪尔克刚满二十五岁，比她大了将近两岁。

尼娜啜饮着咖啡，考虑着是否该在星期六早晨八点四十五分就打电话给迪尔克，跟他道早安。当他不用去学校上课时，在床上赖到中午是常有的事。尼娜有时会在他家过夜，在她起床时，他常将她一把拉回床上。她莞尔一笑，想到当时还因此错过了几堂课。

尼娜最后还是认为这一天实在太美好，不应该就这样放任

他睡掉大半天的好时光。她走进屋里，白色的宜家茶几上放着电话机，她拨通了迪尔克的号码。她躺在双人沙发上，交叉着双腿，耐心听着单调的嘟嘟声。等待的同时，她想象着迪尔克会用枕头盖住耳朵，继续呼呼大睡的样子。正因如此，当话筒的另一端传来充满朝气的“这里是迪尔克·舍费尔家”时，尼娜着实吓了一跳。

“早安。”她微笑着说，“在这个时间你听起来居然很有精神。看来，我应该偶尔让你一个人睡觉才对。”

“绝对不行。我会这么早起，就是因为整夜失眠。”

“是为了今晚的生日会吗？”

“是因为寂寞，亲爱的。”

她露齿而笑。“别这样嘛。偶尔能躺在床上看电视、吃薯片，你不也很开心吗？就承认吧。”

“才不。对了，你今天不是要跟你的怪朋友克丝汀去把汉堡的鞋店都扫空吗？”

迪尔克和克丝汀互相看不顺眼。他觉得她很无礼，她则认为他是到处炫耀有个富爸爸的吹牛大王。迪尔克回击说，她纯粹是因为嫉妒。尼娜夹在两人之间，已经习惯不再理会双方的攻防，因为她知道事情背后的原委。这两人水火不容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曾在两年前短暂交往过，而恋情在几星期后便因为激烈争吵而告终。

“是啊，她要来接……”

门铃声打断了她的话，会在这个时间按门铃的只有一个人。

“稍等一下……估计是邮差。”

尼娜起身离开沙发走向大门，门口站着的不是经常挂着亲切笑容的迪特马尔·福克斯，而是一名身穿褐色衬衫和休闲裤的年轻男子，他的衬衫口袋上绣着联合包裹公司 UPS 的字样。看到尼娜穿着蓝白条纹睡衣并赤脚开门的模样，他没有露出任何诧异的神情，而是表情淡漠地将包裹递给尼娜。

“早安。您有一个包裹。”他面不改色地说。

尼娜将听筒放在身旁的地板上，从他手中接过包裹。大小跟书籍包裹差不多，缠着厚厚的封箱胶带，但左上角的贴纸上写的却是个人寄件者：

彼得·德舍尔

瑟尔堡街17号

22111 汉堡市

名字和地址对她而言都很陌生。送货员将签收机拿到她面前。她将包裹夹在两膝之间，拿起挂在机器边上的塑料笔，努力地将潦草的签名写在屏幕上。接着，走向客厅的途中，她再次将听筒贴上耳朵。

“好了，我回来了。”她将包裹放在茶几上，然后走向阳台，“是送货员，可能是在网上订的书——”

“你别老在书堆里消磨时间，应该多陪陪我。”迪尔克向她抱怨。

“我会好好分配时间。不过亲爱的，你分到的时间可一点都没少。现在听我把话说完，否则待会儿克丝汀按门铃时，我还是得穿着这身睡衣站在这里。”

“你是说你刚刚穿着睡衣去开门吗？你还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啊，女人？”

“无聊。”她笑着回答，“我要挂了。待会儿见。”

“好吧，待会儿见。不过，别再这样，不然我会坚持要你搬过来住，好就近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尼娜摇了摇头，结束通话。

虽然刚才是在开玩笑，但迪尔克在几星期前就问过她，是否考虑搬去同住。他家有足够的空间。迪尔克的父亲在他大学刚入学时，便为他在哈维斯特胡德区的霍赫大街买了一套宽敞且绝对高价的双层公寓。公寓离汉堡大学的附属医院不远，迪尔克在那里就读医学系。老舍费尔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因此钱对于他们一家不是问题。

她爱他。她希望能与迪尔克一起生活；只是，两人才交往六个月，同居对他们来说似乎言之过早。况且，要尼娜放弃自己现在居住的公寓，意味着未来不管发生任何事，她都没有退路。她想，或许过几个月后，当迪尔克再提出相同的要求时，她可能……

尼娜走进浴室，把牙膏挤在电动牙刷的圆形刷头上。小巧的电动刷头在口中奋力地清洁牙齿，而她盯着镜中自己的身影：及肩的金发略显蓬松凌乱；蓝色的双眼和雀斑以及略显稚气的双颊

和鼻子，时常让同学错估她的实际年龄。她将身体稍微前倾，搓揉整个冬天不断脱皮的鼻子，想起迪尔克很喜欢亲吻这个部位。

她关掉电动牙刷，漱口后回到客厅。包裹放在桌上的咖啡杯旁。她将咖啡杯和包裹一起拿进厨房，把杯子放入洗碗槽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刀割开被封箱胶带缠了好几层的包裹。她掀开上层的纸板，目光落在一个用纸包住的物品上。可能是一本小说，但重量又太轻了。她快速撕开包装纸。第一眼看上去，里面的东西像是某种画布绷在一块木板上。她认为这是一幅无框画；但是，画布上不见任何图案，只有几个手写的文字：

阅读者

犯罪小说

无名氏 著

尼娜一头雾水。她把包裹里的包装纸往下压，视线在材质奇特的画布上移动。画布的颜色是不寻常的惨白，纹路呈不规则状，她想，会是动物皮吗？也许是猪皮？很可能价值不菲，跟古埃及有关吗？不可能吧？

画布右上角有一个凸起的椭圆形深色小点，直径大约有一厘米。她稍微倾斜举起画布，以便能更近地观察那个凸点。她把画布翻过来，视线落在用来固定画布的订书钉上。当她看到画布磨损的边缘时，突然意识到这是何物。

她的脑中一片混乱，她试图说服自己是她搞错了，但事实似乎摆在眼前。顿时，一阵恶心不适的感觉向她袭来。她用指尖将画框翻回正面，更仔细地观察上面的黑点，瞬间发现了不寻常之处。她惊叫着将画框丢在料理台上，用颤抖的双手捂住嘴巴。这块画布绝对是一张皮，而且不是动物的皮。

第二章

“你好。请问是尼娜·哈特曼小姐吗？”

“是的。”

“你收到了一个包裹，那是……”穿着制服的警员看了看纸条，皱着眉头望向身边的同事，“一个木框，上面绷着一块特殊材质的东西……可能是皮。而且上面还写着字？”

尼娜点了点头，突然觉得自己很蠢。两名警察就站在她面前，整个情况变得荒谬至极，甚至毫不真实。她觉得自己可能是跟迪尔克一起看了太多惊悚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汉堡市吗，而且那东西还寄给了一个女大学生？她是不是失去理智了？为什么要听迪尔克的话？为什么自己会被他说服去联络警察呢？要是整件事只是个恶劣的玩笑，该怎么办？搞不好迪尔克就是罪魁祸首？不可能，虽然他有时候会有极度疯狂的想法，但绝不会做出这么过分的事。至少她是这么希望的。

“哈特曼小姐，可以让我们看看那个东西吗？”

“可以，请进。”

两名警察跟着尼娜走进明亮的小厨房，那个诡异的木框还放在电炉旁的料理台上。木框被她丢到桌上后，上头的标题变得上下颠倒。警察中较年长的那位将头歪向一边，试着看清上面的文字。他从小衣口袋拿出一支圆珠笔，小心翼翼地把笔尖伸到木框下，将它稍稍挑起。

“你摸过这个东西吗？”

“当然摸过，我之前拆了这个包裹。”

“我明白。但我是说你有没有把它整个摸过一遍？如果上面留有你的指纹，那么其他指纹就有可能被抹掉。”

“没有，当我……当我发现这是什么以后，我就将它放在桌上，没再动过它。如果这真的是……我的天啊……”

他弯腰查看木框后又直起身将其拿远，直到能看清上面的字。

“这确实很像故事情节，像是一本小说的开端。太疯狂……从下面看真奇怪。你过来看看。”他对一起来的警员说，然后又转向尼娜，“这个东西是怎么包装的？装在那里面吗？”他指着装着纸的包裹。尼娜点点头。

“彼得·德舍尔？你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吗？”

“不认识。”

“嗯……”他又看了一眼箱上的字，“我没听说过瑟尔堡街。你知道这条街道吗？”尼娜再次否认。

另一名警察结束了木框的检查工作。“要不要拿个袋子把它装起来？”

“好吧。我们带回去让生物鉴定专家看看。”

“你认为这是什么东西？”尼娜小心翼翼地问，“我指的是它的材质。”

“我还不能确定。但你说得没错，这东西看起来很古怪。尤其是背面的边缘，看起来还很……新鲜。可能是猪皮吧。你觉得谁会寄这个东西给你？”

“我不知道。”

“你的朋友之中，有没有人在写犯罪小说？”

“据我所知没有。即使有，这个人又为什么寄这东西给我呢，还把它钉在木板上？我的意思是……”

“我们见过许多匪夷所思的事。这也许是一种特殊的营销手段，用不寻常的东西吸引注意，例如写在猪皮上的犯罪小说。”

他的同事走了回来，手中拿着一个大纸袋和几双橡胶手套。那位年长的警察套上橡胶手套，用拇指和食指小心地拿起木框边缘，另一名警察则帮忙拿着纸袋。尼娜好奇地看着两人的动作。

“我一直以为是用塑料袋。”

“那是电视剧的天真剧情。”他谨慎地把木框放进纸袋中，“用塑料袋装证物并且密封，会让指纹变得不清楚。”

“什么时候能知道鉴定结果？”

“今天是星期六，实验室通常不上班。我们会把东西先交给刑事局，由他们决定是否要临时请生物鉴定专家检查，也可能会等到星期一再做处理。总之，一知道结果就通知你。但我相信，这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通常都是这样的。”

第三章

当斯特凡·埃德曼走进小花园时，安德烈娅·马蒂森正跪在花圃前，四月的阳光照射在她身上。她将左手撑在两个灌木丛之间的沙地上，整个身体往前倾，用戴着手套的右手摘下枯萎的树叶。埃德曼按了门铃，没人应门，于是自己穿过前院进入。他走到她的身后，但马蒂森没注意到有人。

“真是个稀奇的景象！”

马蒂森吓了一跳，差点栽进灌木丛中，所幸在紧要关头用空出的手按住了地面。她气愤地抬起头。“埃德曼先生！你这是做什么？偷偷摸摸地跑到我身后，你疯了吗？”

“我们的警长趴在地上……”他向她伸出手，“我能为你效劳吗？”

马蒂森无视他的手，一挺身站了起来，敏捷得像个二十五岁的女子，而不是四十岁出头的女人。她用凌厉的眼神看着自己的新搭档。“如果你觉得这很有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你来这里

做什么？为什么要在私人时间打扰我？”

埃德曼看着她松开发圈，拨了拨脸上几缕深色的发丝，然后将长发再次扎成马尾。

“区指挥官给你打了电话，但你没接，只好联络我。我告诉他不用担心，我一直处于待命状态。”他停顿了一下，享受她目瞪口呆的样子，“你的车停在门口，不过你没应门，我只好走进花园看你在不在，然后就看到你跪在地上。”

马蒂森皱了皱眉，有一瞬间她的拳头像是要朝他挥过去，但她却迅速地将手伸到牛仔裤后，腰带上挂着一个装着手机的皮套。她抽出手机，瞄了一眼屏幕后连续按了几次键盘，然后叹了口气将手机放下，脸上露出做错事的表情。“没电了。”

他以前就经常见到马蒂森，也互相打过几次招呼，但两人是从三天前海珂专案小组成立后才真正开始合作。

《汉堡日报》发行人二十一岁的女儿海珂·克伦坎普，在星期二晚间离开一家夜店后便不曾返家。迪特尔·克伦坎普于星期三早上致电给他熟识的汉堡警察局局长。虽然时间过早也尚未出现任何犯罪迹象，但为了以防万一，局长已向汉堡调查局第四犯罪科负责人扬·埃克斯通报此案。一般情况下，十五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在失踪一天后，就会轻松愉快地现身。他们大多是在朋友家过夜或是彻夜狂欢，并且对于亲人的小题大做感到不解。但不同的是，在这起失踪案发生前，海珂的一名女性友人曾陪她回家，两人在距离克伦坎普家几百米处道别。她告诉海珂的父亲，他的女儿表示自己非常疲劳，想要马上回家休息。

失踪的年轻女子是汉堡第二大报发行人的女儿，对方还是警察局局长赖曼的旧识，整起事件立刻变得十分紧急。星期三下午，家住同一条街、距离克伦坎普豪宅仅两百米的一位妇人按了克伦坎普家的门铃。她将海珂装着钱包、驾照和身份证件皮包交给克伦坎普家的佣人；东西是在她家的灌木篱墙前发现的。数小时后，警方在调查局总警督格奥尔格·施特曼的指挥下成立了海珂专案小组，由安德烈娅·马蒂森警长担任副指挥官。小组中除了斯特凡·埃德曼，还有六名成员。

经过三天相处，他已经完全确信安德烈娅·马蒂森是自己见过的最刻板的女警官。她不仅毫无幽默感也不碰酒；还有，在不需要埋首于工作中，或是指导男同事应该如何办案时，她就会在森林中跑步或是吃一些健康食品。最令他感到气恼的是，她的官阶比他高，而她也乐于强调这一点。这样一丝不苟的警长女士，因为手机忘了充电，害得区指挥官无法联系到她，这个发现让他感到愉快。

“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真丢脸。发生了什么事？跟海珂·克伦坎普有关吗？”

“是的。我们应该回局里，施特曼已经到了。区指挥官说发现了奇怪的事，可能是条线索。我只知道这么多。”

“给我两分钟，让我快速换件衣服。”她将他留在原地，消失在露台的门后。

埃德曼试着透过大玻璃窗窥探室内。他很想看看这个女人是如何生活的，但是阳光反射在窗上，让他什么都看不见，而他站

的位置又离窗户太远。他想，她的客厅或许是毕德麦雅风格¹，那种感觉与她很相配。

他环顾留有冬天气息、照料得很好的小花园，视线移至白色楼房的后方，然后走向有着大玻璃窗的露台。他或许还是能看看里面……可惜来不及了。在他抵达米白色露台之前，马蒂森已出现在门边。她换上了黑色牛仔裤和紧身的米色V领毛衣，手臂上搭着一件咖啡色的皮夹克。埃德曼不得不承认，她这身穿着凸显了她健美的体态，看起来相当迷人。

“你竟然还站在原地。”她边说边摇头，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你以为我会开露台的门吗？走到前院去，我直接从大门出去。”她转过身后又补充道，“高级警官偶尔也要用用脑的。”

埃德曼感到一股怒气在体内蹿升。他问自己是否只是因为马蒂森的话而生气。他穿过屋旁的小径离开花园。两人同时到达前院。她笔直地朝隶属刑事局的银色大众汽车走去。自从埃德曼与她一起办案以来，她一直开着这辆大众高尔夫。

“搭我的车吧。”她侧了侧头示意埃德曼停在街边的黑色大众帕萨特，“你可以把车停在这里。我待会儿再载你回来。”

埃德曼走向高尔夫的副驾驶座，但当他走到车门前时，马蒂森已经一屁股坐了进去。

原来是这样，是我待会儿要送她回来，警长女士要我当司机。他心里如此想着，却忽略了一般都是级别较低者负责开车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他调整着驾驶座的椅子，认为自己应该对马蒂

1 指德国文化史上的中产阶级艺术时期。